

中医方药归经量化研究

李渡华¹ 支 政¹ 李渡斌² 袁同山³ 谷 娜⁴刘 龙⁵ 张 弘¹ 贾云芳¹ 于 丽^{6*}

(1. 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石南路 229 号, 050091;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4. 河北科技大学理学院;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中医系; 6. 河北医科大学图书馆)

基金项目: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9001059); 河北省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09276102D-38)

* 通讯作者: zysjk103@163.com, (0311)86265415

[摘 要] 中医方药归经量化研究首先是科学化问题, 其次是数学化问题, 第三是现代化问题。目前加强中药归经学说与方剂归经的关系研究、特别是方药归经量化研究, 既是中医药规范化、精确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医药特色理论及其应用发展的时代要求, 也是挖掘中医药学特色优势、把握中医药学自主学术主体、解决在信息时代多态文化中医药学自身命运和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既要明确中医方药归经与中医临证用量的关系、认识中医方药作用及其定位与几千年形成的中医临证用量的历史统一, 也要明确中医方药归经与君臣佐使的量化关系、认识其与辨证论治的逻辑统一, 还要认识中医方药归经与靶点受体的量化关系、认识物质与信息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 方药归经; 量化研究; 新探索

中药归经学说形成于金元易水学派, 方剂归经发展于明清的创新。现代方药归经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 更存在着新的机遇。首先是科学化, 核心是明确医药关系, 认识与物质、信息的一致性, 其重点是观念、理念和医理与药理的统一问题; 其次是数学化, 核心是明确医哲关系, 认识与辨证论治的一致性, 其重点是方法、手段和数理与哲理的统一问题; 再者是现代化, 核心是明确中西关系、认识与理法、方药的一致性, 其重点是自主、融合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无论是中医方药归经研究的科学化、数学化、现代化, 都要以脏腑、经络为核心, 反映其与部位、器官甚至基因、受体、靶点乃至功能、成分、元素的内在一致性。目前加强中药归经学说与中医方剂理论、实践的关系研究, 既是中医药规范化、精确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医药特色理论及其应用发展的时代要求, 也是挖掘中医药学特色优势、把握中医药学自主学术主体、解决在信息时代多态文化中医药学自身命运和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以此思想为基础, 不但要明确中医方药归经研究要创新, 更要认识中医方药归经量化研究的新思路、新探索、新方向。

1 归经研究要创新

中药归经学说是中医药特色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 是历代医家对中药作用及其特性认识及其与中医临床应用和基础理论联系所形成的结晶, 是解释

中药作用机制和指导临床用药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 中药归经理论对其临床应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随着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临床应用研究的迅猛发展, 传统的中药归经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尤其需要开拓新思路、应用新方法、采用新手段, 进一步加强中药归经学说与中医自身特色理论关系的研究, 加强中药归经学说与中医方剂理论、实践的关系研究。这既是中医药规范化、精确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医药特色理论及其应用发展的时代要求, 也是挖掘中医药学特色优势、把握中医药学自主学术主体、解决在信息时代多态文化中医药学自身命运和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归经学说形成于金元易水学派, 发展于明清时期, 归经的现代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大多为实验研究和文献整理及应用研究。虽有不少学者对归经的含义、源流、理论依据、归经的意义、分类、发展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也总结了不少药物的归经, 但研究不够系统, 尚欠深入, 缺乏整体发展和专题深化, 未能形成创新的理论体系、未能制定一致的应用标准、未能总结统一的规范方法, 更未能将每味药、每个方的归经统一起来并系统探讨其结构和规律。尤其是忽视有效成分归经与单味中药归经之间的差异、忽视现代医学解剖组织与中医脏腑器官的差异、忽视动物器官与人体器官的差异、忽视药量与归经的关系、忽视归经理论的创新和归经研究的综合、忽视归经信息属性

的研究创新及其关系研究的系统化。

2 方药量化新思路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就指出:“中药多属植物,性味平和,很少剧毒之品。但在用量上,对方剂的作用很有关系,一多一少,既可以上下药力;一进一退,亦可以左右药效。在临床论治的措施中,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并指出,日人渡边熙说过:“汉药之秘不告人者,即在药量。”强调:“这是具有识见的话,窥见了中国古代名医制方当中的诀窍。”^[1]20 世纪 90 年代周铭心^[2]即用计量化方法探讨方药特点,提出“标准药量”,并指出:“方剂内部药量的变化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制方者运用方药的艺术‘灵性’,这主要从方药相对指标中体现……”。近些年来中药药效与归经及其综合研究、中医方药内在规律的数学分析研究、中医基础理论内在规律的数学分析研究、中医方药归经模糊数学辨识及其数学模型研究等等越来越深入。特别是近几年来,归经信息属性的量化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已引起各学科各领域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台湾中国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研究所谢佳训^[3]以统计学方法对汪昂《医方集解》中的方剂进行研究,认为汪昂的方剂归经学说具有以下规律:“方剂归经主要由组成药物之归经,加乘其剂量,之后加总而得的归经,其前两名归入经络来主导”;提出方剂归经具有未来发展成预测新方剂归经与疗效的潜力。王咏梅等^[4]提出中药性味归经等特性的模糊数学量化,并针对桂枝汤、地黄丸等名方进行量化研究。杨斌^[5]提出了“相对药量”的概念。孙燕^[6]在方证分析中引入“贴近度”的概念。姚映芷等^[7]总结了主归某经的药适量即效,次归某经的足量或大量才可见效。胡建军^[8]采用归一化数据处理技术与统计技术相结合挖掘中药方剂的性、味、归经。王益民等^[9]认为,只有利用数学方法掌握了中医的内在规律,才能更好的研究中医理论、更合理地进行中医诊治和用药。刘长林^[10]指出,物质并非宇宙的本原和唯一实在,关系存在要比物质实体更为本始,更为丰富;全小林等^[11]探讨了方药量效关系研究思路,付先军^[12]解析了中药归经(肺经)理论和肺系方剂配伍规律;夏建飞等^[13]指出了中药分析已经不再局限于分析中药的物质组成,更注重解决的是物质的组成及其功能的相关性。汤尔群^[14]提出了“药量强度”的概念,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的各种药效强度分析有了可比性。

3 本质规律新探索

以上研究都为方剂归经量化新探索奠定了基础、给与了启发、提供了依据。2010 年我们系统总结了中药归经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明确中药归经学说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阐明中药的作用特点与指导中医遣方用药的理论根据,是对长期中医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及理论升华^[15];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中药归经学说的应用规律,明确了药物作用的定位起源于疾病的定位,而病位的辨别主要依靠辨证方法,判定出病变部位所在的脏腑经络。因此,按照疾病所属脏腑、经络等选择适当归其经的药物进行治疗,则有助于提高辨证用药的准确性,增强其针对性^[16]。2011 年我们重点探讨中药归经学说与中医辨证的内在联系,阐述中药归经的“经”的本质所在,进而强调中医辨证的“证”与中药归经的“经”的本质关系。我们认为,中药归经学说与中医辨证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药物作用定位与疾病定位的内在统一。鉴于目前对于基于中医临证用量范围与中药量化分类关系的创新性探讨,我们进一步认为,中医方剂归经与中医临证用量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中医方剂作用及其定位与几千年形成的中医临证用量范围的内在统一。以此思想为基础,不但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中药归经模糊数学辨识,而且可以以此为基础深入进行中医方剂归经量化辨析及其君臣佐使创新研究,深刻认识中医方剂君、臣、佐、使之间的量化关系,以充分汲取前人方药智慧、架起中医方药量化联系与古今中医临证用量的桥梁,使方药研究早日跨越化学化鸿沟、插上数学化翅膀进入自主、原创新境界^[17]。

4 量经关系新方向

基于此,我们提出基于临证用量研究中医方药量化归经及其君臣佐使量化规律新方向,这不但使中医方剂归经量化辨析及其君臣佐使创新研究奠基于几千年形成的中医临证用量之上,与中医药科学研究自主原创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而且是中医方药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也是中医药研究同道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课题组 3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医临床、尤其重视临证处方与几千年形成的中药用量范围的关系研究,2009 年以来在承担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关于中药归经模糊数学辨识系统的应用基础研究”过程中更强化了这种意识和思想,又得益于在《中医杂志》发表《中药归经学说与中医辨证的关系》^[18]的启发和激励。马克思

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定的关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调查报告中指出的两个主要趋势之一就是所有科学的数学化。顾作林等^[19]以经典数学基础,以微分方程为核心,以临证药量为关键建立了中医方药量化研究的“相对药量”概念模型体系。宋知行^[20]认为,数学的功能超出了仅作为定量的工具而进入了模型化和方法论的意义,中医学的数学化将改变中医学的面貌,中医学的科学性将得到首肯和公认;记号—符号体系的模型化和方法论作用,将使中医学跻身于现代科学之中,而与他们拥有共同的数学语言;至于其预见功能亦足堪瞩目,预期在中医学数学化的过程中,中医学的数学将会应运而生。人们对人类思维中的深层结构将得到更多的理解,从而有可能成为中医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作出较大贡献的一个特殊内容。孟凯韬^[21-22]列入国家“973”计划的阴阳五行数学及其在中医学上的应用和阴阳五行数学与中医辨证论治现代化等科研成果为中医药理、法、方、药赋予了现代科学特征,为中医辨证论治的规范化、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更为中医方药归经新思路、新探索明确了方向。我们认为,中医方药归经量化研究将在中医方药数据化、模型化中变得更加科学化,更有逻辑性,将在中医理、法、方、药公理化、哲理化中更加规范化、逐步精确化。中药归经研究既要在方药归经关系研究中创新,更要在方药量化研究中形成新思路;既要在中药归经与中医辨证关系本质中进行新探索,更要在量经关系,乃至量经证关系,量经证理关系,甚至量经证理法关系研究中寻找新方向(另文探讨)。

综上所述,中医方药归经量化研究首先是科学化问题、其次是数学化问题、再者是现代化问题。目前加强中药归经学说与方剂归经的关系研究、特别是方药归经量化研究,既是中医药规范化、精确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医药特色理论及其应用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挖掘中医药学特色优势。把握中医药学自主学术主体、解决在信息时代多态文化中中医药学自身命运和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 [1] 岳美中. 方药用量在施治上的重要性[J]. 中医杂志, 1961, (6): 30-31.
[2] 周铭心. 用计量化方法探讨《傅青主女科》方药特点及作

- 者真伪[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6, 2(6): 55-59.
[3] 赵艳, 朱建平. 明代中药归经与方剂归经[J]. 中医杂志, 2010, 51(6): 563-565.
[4] 王咏梅, 马红, 刘苏中. 方剂配伍的模糊数学特性研究[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00, 6(6): 59-60.
[5] 杨斌. 方剂处方法的宏观量化分析方法研究与实践[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2.
[6] 孙燕. 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伤寒论》方证分析方法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7.
[7] 姚映芷, 尹刚, 范欣生, 等. 中药量效关系基本规律探讨[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25(1): 10-12.
[8] 胡建军. 中药特性信息数据挖掘系统设计[J]. 计算机工程, 2009, 35(11): 269-270, 273.
[9] 王益民, 曹红梅, 李晓伟, 等. 中医内在规律的数学分析方法研究现状与思考[J].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28(4): 220-222.
[10] 刘长林. 中医“证”“象”的现代哲学解读[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9(5): 1-7.
[11] 全小林, 王跃生, 傅延龄, 等. 方药量效关系研究思路探讨[J]. 中医杂志, 2010, 51(11): 965-967.
[12] 付先军. 中药归经(肺经)理论和肺系方剂配伍规律的解析及在海洋中药研发中的应用[D].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2009.
[13] 夏建飞, 梁琼麟, 罗国安. 现代中药分析新进展[J]. 中国科学: 化学, 2010, 40(6): 641-650.
[14] 汤尔群. 基于不确定性推理方法的《伤寒论》方证知识挖掘[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0.
[15] 徐树楠, 支政, 李渡华, 等. 中药归经学说的形成与发展[J]. 辽宁中医杂志, 2010, 37(8): 1488-1489.
[16] 徐树楠, 李渡华, 王洪博, 等. 中药归经学说的应用规律[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0, 16(7): 547-548.
[17] 李渡华, 王洪博, 于丽, 等. 中药归经学说与中医辨证的关系[J]. 中医杂志, 2011, 52(3): 184-186.
[18] 李渡华, 王洪博, 于丽, 等. 中药归经学说与中医辨证的关系[J]. 中医杂志, 2011, 52(3): 184-186.
[19] 顾作林, 袁同山, 李渡华, 等. 中医方药量化研究中“相对药量”的数学模型体系[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0, 40(9): 154-157.
[20] 宋知行. 论中医学的数学化及其特征[J]. 中医研究, 1988, 1(1): 1-3.
[21] 孟凯韬. 阴阳五行数学及其在中医学上的应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22] 孟凯韬. 阴阳五行数学与中医辨证论治现代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收稿日期: 2011-07-04; 修回日期: 2011-08-15)

[编辑: 黄健]